



卷三十八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河圖象數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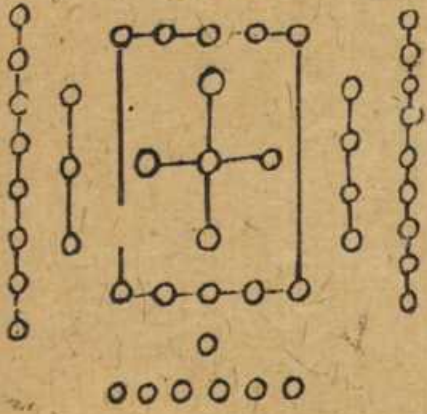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洛書圖者圖
經籍開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書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宣帝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貫。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總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

特是也吳公故不立傳如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吏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宣帝

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然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

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

則上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共循吏各有所長朱邑廉

勞來信臣勤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各

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

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忻戚由吏不

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

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不

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

然郅都乃在鎬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

鬼錯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時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賢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各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

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

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慾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

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辨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揚

僕為主爵都尉治放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溫舒為河內

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以為能一語即見帝齊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達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獄四門之詢關四日四聰之明達十二教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疠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敝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敝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

內宰司泉府稟人合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老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斐月考之也宰夫令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攷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也三歲之有計三歲攷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以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行其法而遂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敝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大宰則始和袂日而後歛在大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利在宰夫則正歲以法敝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慮而禁令焉故凡音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燁燁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入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勅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如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誣言舉按輒被黜免太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若光祿勳歲攷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然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而卒不聞其羅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茂陵蕭育第六是也用少課郡如刺史少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庶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也

唐考功之法善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末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攷中外官上者

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
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蒞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
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宋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
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宋朝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譏益昌
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
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
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
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
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饋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
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少物望取人而
不疑於有司者其際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七官得公然推
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環貶之實有升降
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
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為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

蘇舉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以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
君之惡也武帝外興師旅內備宮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與利之臣四
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懷財盡民散之懼卓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
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
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權璽鐵算舟車言利折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
之侈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虧縱有推
數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蘇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
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遽與三
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
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
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
之災矣

舉主改官之弊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賦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責平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新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主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薦賢為國非為己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祐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奉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妻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孝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己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為己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眾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貴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賊汙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為文其云補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倡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受誓戒不及猶劾舉于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省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此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出不罰而懼能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制嘗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

許論薦舊不少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雖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舉有限舉勅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備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負不問賢否但欲充數十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為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意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與循資賈積善吏用昭歷任書致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

呂蒙正之冊備蓋人才陳述古之藁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我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已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一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歎曹彬之薦其子其矣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珪解狐之於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奉覲者退論薦如此焉何議然則被薦者知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亦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知之何曰呂昇卿嘗調勤於職事乃所以不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舉人乃所以為賢

已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未為能也已能而薦人之能斯能矣陳述古襄之侍經席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呼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舉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為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上普色不動指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舉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堂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

李堂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進者稍繁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兼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被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輟過而被舉者非其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將始有限矣皇祐初更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其舉官

選舉

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致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序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列經

進士尤實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有循其制而善用之維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我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實與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按為限是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閥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

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畿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閔守禦劉曉曰通鑑作劉曉元元年國家以禮部為攷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并之禮部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致最不尊人物

各有旨義者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攻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三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備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莫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焉嘗不以德行為本而疏弊之甚後代若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

而欲勸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鄉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簿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

後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眾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卿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卿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卿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

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蕭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舉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踈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
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
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
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
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
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
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
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閭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
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
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
孝文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
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終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
其所得豈復有異才哉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
人之肯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
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舉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
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
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冑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
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
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
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
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
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
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即陳咸以十八為即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
欲祿之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
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
癯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祚以年老乞骸骨詔策
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
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
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
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
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
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
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
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

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
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
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
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
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故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
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
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
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
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
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
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
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脩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

狂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
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疑下自監官筦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
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矣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
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天下之士奔走於往來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
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
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願重而不肯就者此其為
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
而不能祿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
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
諸托縱橫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輸江淮
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置耗地

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蒞官率以四老及其滿秩理年即還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頽戀有不忍之意居
官者放縱無堅持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
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
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
可行而况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
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
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
之權至隋而後盡宜其能一旦復故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
申屠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
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

夫待中如嚴助朱買臣跡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吏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以黜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糅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又次補之宜乎丁耶耻以孝廉而為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因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大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判吏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祭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符祿今所謂堂後吏是也或主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盜或主貨幣錢鐵或主倉庫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耻而不肯為矣

銓選之制

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左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者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

書右選也曰流內銓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
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蓋磨勘之
制未立而叙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
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
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
不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之流內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叙遷
之法既舉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有司之職此元豐
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
矣

磨勘考課

南曹之歷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
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
其後也天子不之間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
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

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
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
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為遷
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
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
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
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
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旌
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
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曷嘗以資歷為
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
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延退焉故
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
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真宗

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知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况考覆引對此制未嘗欲焉其叙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熙寧以來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歲月久而遷轉差遺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賢否混黻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噫始者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為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圖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知之何曰擇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專其任而後可以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齊抗不遣官考吏部謂非任人不疑之道為今日計蓋亦言政部之任而重吏部之責乎昔蘇公紳請擇主判付以事之責成選主判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榜資圃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則寧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